

融融 祖孫情

文◎ 梁中英

去年（二〇一九）十二月十六日自大陸返回台灣，已購妥春節後二月十日再進大陸的機票，豈料十二月廿三日傳來新冠肺炎病毒入侵武漢的驚人消息，後來更嚴重到在農曆除夕前全面封城。台灣當然為之震動，宣佈停飛往大陸班機的日子正是二月十日，從此我必須長期滯居台灣，如今已滿一年。大陸娘家侄兒把我在鄉間居住的廳房裝修得如同觀光酒店，種下多株木瓜樹，讓我天天能吃到樹上

熟的木瓜，又種了兩畦番薯，好供應我最鮮嫩的薯苗。至於現撈的魚、自養的雞，更別提有多鮮美了。如此晚福何日重享？依世界疫情長期嚴峻的境況來看，順利返鄉享福的日子竟是遙遙無期了。

病毒肆虐，台獨囂張，天下國事兩蝸蟻，我這追求快樂的老人祇好在自己家庭中尋找樂趣，以免讓滯台日子淪入憂愁苦悶，影響我的老年健康。一年來我的快樂泉源是三個寶貝孫兒；老大良佑的女兒含璋、兒子光鈞，老二良佐的女

兒含珮。他們出生以至成長一直是奶奶的開心果，過去的回憶以及現在的相處，一幕幕全是融融的祖孫深情，值得我娓娓道來，與黃岡鄉親們分享。

大孫女含璋今年已滿廿四歲，出生在爺爺俊三公離世前四天。當時爺爺本已陷入肝昏迷，卻在含璋出生前夕突然迴光返照，清醒得知孫女的誕生，用他一貫幽默的口吻對我說：「我們家共七人，現在先加一，然後



梁中英教授與孫女含璋（左）孫子光鈞（右）

再減一仍是七，正是老幹雖殘，嫩枝煥發。」他還調侃我：「生個女孫就笑成這模樣啊！」言外之意無非是添個男孫才該最高興，這是中國人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。我為孫女命名，偏偏用生男為「弄璋」的「璋」字，期許她絕不比男孩遜色。

大媳婦是全職媽媽，偶爾有事外出，才抱含璋給我照看幾小時。北投有很多花木扶疏的大小公園，在含璋

襁褓時期，我習慣用嬰兒車推她遊公園，能穩步行走之後，她不喜坐車而願被我牽着走路。她為週邊的公園編了號，出發前得聽她指揮：「去第幾號公園玩。」她文靜懂事，和小朋友一起溜滑梯、坐蹺蹺板，從不爭執哭鬧。我如果坐得遠一點，她會大聲叫喚：「奶奶！梁中英奶奶！」我問她為什麼要呼我姓名，她一本正經的回答：「公園裡那麼多奶奶，不叫名字那能分辨出來。」

二〇〇〇年，含璋四歲，參加我領導的高雷同鄉會回國獎學探親團，儼然是一名中規中矩的領隊，高學會旗大步走在隊伍前面。奶奶向領獎學生演講，她拿著紙筆畫寫，安靜陪坐個把小時。她還充當小攝影師，手眼搭配正確，作品相當不錯呢！大陸歸來，她進幼稚園讀中班，第二年添弟弟，我逗她說：「妳媽媽現在要帶弟弟了，妳來和奶奶睡好嗎？」她不好意思拒絕，繞着彎回答：「不行的，我要幫媽媽照顧弟弟。」

含璋入讀小學，我開始以更多時間在大陸從事公益活動，每次回台，都驚喜的發現我的「璋孫含寶貝」

（我對她的暱稱）又長高了，更漂亮了。小學快畢業，文化國小舉行運動會，六年級表演「八段錦」國術，含璋排在最前面出場，緩步踏上升旗台，充當示範指揮，舉手投足沉穩而帥氣，真個是巾幗尤勝鬚眉。我問含璋：「是老師指派妳當示範的嗎？」她回答：「是同學們推選的。」可見她的動作夠標準，氣概夠恢弘。

含璋升讀中學，她的藝術創作天賦逐漸顯露，不時送給奶奶精美的自製小禮物和卡片。學校徵選紀念徽章的圖樣，她的設計獲選，拿到第一個成品必然又是送給奶奶。正因為她有創作性向，高中畢業後選讀國立台東大學「數位媒體文產業學系」。二〇一八年六月我專程從大陸趕返台灣，參加含璋的大學畢業典禮，她化了淡妝，戴上耳環，好一個氣質美女！我問她畢業後的職業好找嗎？她以充滿自信的語調回答：「沒問題，我懂的別人不懂。」意指有創意就不怕找不到工作。現在她已順利進入職場兩年多，在她的影響引導之下，弟弟也步她後塵，選讀同一間大學、同一個學系。

孫子光鈞二〇〇一年出生，大媳婦懷上他有一段緣由，她一直沒忘記三公更喜歡男孫，日有所思則夜有所夢，她夢見公公站在她床邊，用一種懇求的眼神望着她，醒來之後便決心為劉家添個男孫。我開玩笑澆她冷水：「如果還是生女怎麼辦？」嚇得她已懷胎快六個月還不敢去照超音波顯性別。清明節我們上金寶山拜祭俊三爺爺前一天，大媳婦才鼓起勇氣去判別男女，一出檢驗室便急不及待的打電話向我報喜：「是男的！真的是男的！」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高高興興地去告慰爺爺在天之靈。

二〇〇一年七月廿一日，我高中的老校長在台灣慶祝九十大壽，香港的老同學也來參加盛會，有三位不住旅館而住我家，廿三日早上聽說我媳婦要入院生產，竟取消當日的旅遊計劃，和我結伴同往醫院陪產。為此我特別要一間頭等產房，大家可以舒服坐下，一面聊天、一面等待。不久良佑抱來他紅彤彤的兒子，老同學們搶着抱抱，都說沾點喜氣，過過當爺爺奶奶的癮。光鈞有福氣，一出世就得到那麼多長輩的祝福。

光鈞會走路之後，我們祖孫三人同遊公園的機會仍多，不過已增添一些享受美食的節目，吃吃喝喝更開心，姐弟有伴，玩得樂而忘返，我提醒他們：「媽媽回家了，我們也回去吧，免得她擔心。」他們會齊聲回應：「媽媽肯定不會那麼快回家，我們再玩一會好嗎？」我自認不是有耐性帶小孩的人，但身邊繞着這麼兩個健康活潑又聽話的乖孫，我還是老懷大樂的。

現在十九歲的光鈞已是大學二年級學生，一年來我留居台灣，他每次從台東回家，必定向住在二樓的奶奶報到，我授權給他挑選喜歡的餐廳，請他全家去吃大餐，還會塞點零用錢給他。我越老越

矮，抬頭仰望我身高一八〇公分的英挺孫兒，心中不免激動又快慰自豪。

小孫女含珮在大陸出生，有幾個月大了，她外婆才抱來和我在廣州見面。她頭頂光禿，



梁教授與小孫女含珮

小眼珠子骨碌碌的直轉，活脫一個小良佐。最令我訝異的是她居然沒有包尿布，外婆解析：「她大小便前會發顫，抱去上廁所就行了。」我連忙稱讚：「外婆訓練得太好了。」第二年小媳婦再帶她來廣州見我，一開門嚇我一跳，媽媽牽著她而不是抱著，禿頭娃娃已變成滿頭秀髮的可愛小姑娘了。後來她媽媽先到台灣，安頓好才回娘家把她接過來。那時我已多半天間居住大陸，祇知她在北投遊公園之外，最愛去圖書館。北投圖書館設備齊全、環境優美，母女倆一待便是大半天，說我含珮是圖書館餵大的，一點也不為過。

奶奶從大陸回來了，可以帶含珮去遠一點的地方玩，有一次遊動物園，我腳力不足，行沒多久，便要坐下休息，小含珮居然樂意自願留下陪我，還老里老氣的說：「我們老的老、小的，

讓他們年青的（指她父母）去走個夠吧！」又有一次遊淡水漁人碼頭，我請路旁畫師為她素描頭像，我在像旁題上讚詞：「燦爛笑靨招好緣，慧黠聰敏得真傳，可貴最是解我意，福樂滿盈已必然。」我自己小時候會是我外婆口中的小精靈，含珮有此大人的架勢，可說得我真傳了。

二〇〇八年含珮滿四歲，我像對含璋一樣，也帶她參加高雷同鄉會回鄉參訪團。這一次是全程坐小巴，爺爺們愛逗弄她，車廂裡迴盪著她的歡聲笑語，靜默下來的時刻必定是她在媽媽懷中睡着了。參訪團多次安排座談會，她也像含璋姐一樣能夠安靜陪坐，絕不麻煩打擾，倒是在熱鬧的歡宴席上，她會高聲吟誦唐詩助興。

家中有全職媽媽，我不贊成送孩子唸幼稚園小班，幼童免疫力差，容易感染生病，所以含珮也像姐姐一樣，滿四歲才入讀中班。台灣的幼稚教育不便宜，當時我拿出人民幣四萬元可以在大陸供應一名大學生讀四年，含珮讀幼稚園兩年，也要花我同等的一筆錢。不過這錢花得還算有價值，她英語發音琅琅上口，讀完中



梁中英教授出席長孫女劉含璋大學畢業典禮

班，老師發給她一份簡短的英文講稿，要她背熟上台歡送大班的畢業學長。一番苦練後奶奶先驗收成果，算得上聲容並茂。

進入文化國小，含珮一開始便是尖子，當選模範學生，拿到市長郝龍斌頒發的獎牌，還被選入課外活動的古箏班。學校舉辦文藝表演，含珮身穿藍緞小旗袍，十足的古典美，排在第一排的中間，她的古箏架下綁一支麥克風，一望而知她的彈奏完美，可以作為合奏的「頭架」。台北市教育局定期舉辦箏藝甄別試，媽媽帶含

珮去應過試，當然及格入門。可惜文化國小的古箏班後來因特別事故停辦了，含珮的箏藝再無機會繼續升級。

含珮在小學成績年年名列前茅，我們都不太在意，升讀北投國中後拿回家的成績單才著實使大家刮目相看，學科總平均經常高達九十五分，畢業時獲得柯文哲市長親自頒發的市長獎。但是北投畢竟是台北市的郊區，不算最好的學區，為了讓她不至於承受壓力，畢業後選讀屬第二志願的台北市中山女子高中。現在她每天大清早乘車上學，下午依時放學回家，偶爾有週末的課外活動，學習生活十分規律。我們並不太注重她每門學科的分數，祇知她應付裕如就好。我家座機經常接到各種補習班打來的招生電話，我接聽後的回答總是：「謝謝！我家含珮不需要補習。」正因為她以讀書為樂，我已為她存下一筆基金，即使奶奶不在了，她還可以繼續深造，爭取最高學歷。將來含珮升上大學之後，肯定能有優良成績，黃岡同鄉會的長輩們，請準備好發給她的獎學金吧！

避疫一年，是我和含珮朝夕相

處最長的一段時間。自從含珮升上了高中，我的小媳婦就外出工作，沒法為我們燒晚飯，含珮放學到了北投街上，先得去買兩份晚餐才回家。她心思縝密，粥、粉、麵、飯、餃子，輪着給奶奶吃，奶奶胃口不好，配菜儘選軟爛的。她把食物送到奶奶手邊，還不忘去添杯水。祇要她在家，我一聲「妹啊」，貼心服務馬上就到。

含珮節約，不會亂花錢，交學費、買月票、充手機，可以實報實銷。每天的飯錢我稱之為「預算」，大概三、四天一千元，到時我會主動詢問：「預算還有嗎？」支完了就拿一千元。我出錢，她出力，祖孫合作無間，其樂融融！

我有三個寶貝愛孫，除了感謝天主恩賜之外，我應特別感謝兩位賢媳。她們甘心在家當全職媽媽，給孩子們最完整的母愛，才能培育出體格健康、智商情商都出眾的下一代。社會上問題青少年之所以乖張，多半因成長時期缺少陪伴之愛。每當看見含璋、光鈞、含珮行規蹈矩，沒有任何叛逆的言行，我就禁不住要說：「媳婦們，感恩哪！」